

冰心

——
散文卷

文选



福建教育出版社

王炳根/选编

志

—
散文卷

文选

福建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冰心文选·散文卷/王炳根选编. —福州: 福建教育出版社, 2007. 10
ISBN 978-7-5334-4826-4

I. 冰… II. 王… 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 217.2 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55036 号

冰心文选·散文卷

王炳根 选编

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: 350001)

电话: 0591-83733693 83726971

传真: 83726980 网址: www.fep.com.cn)

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(福州新店南平路鼓楼工业小区 邮编: 350012)

开本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8.25 印张 193 千字 2 插页

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 100

ISBN 978-7-5334-4826-4 定价: 17.00 元

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
请向出版科 (电话: 0591-83726019) 调换。



冰心(1900-1999)原名谢婉莹,福建长乐人。出生于福建一个具有爱国、维新思想的海军军官家庭,1913年迁居北京。先后就读于贝满女中、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。1923年从燕京大学毕业后,得到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奖学金,遂赴美留学,专攻英国文学。1926年归国后,在燕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。抗战时期先后到昆明、重庆继续写作。1946年到日本东京大学(原帝国大学)任教。1951年回国。主要作品有诗集《繁星》《春水》,散文集《寄小读者》《归来之后》,以及《冰心全集》等。

策 划 林冠珍
主 编 黄珊珊
特约编辑 王正升
责任校对 刘世新
装帧设计 风 彦
杨琳琳



选编者简介

王炳根，冰心研究会会长，冰心文学馆馆长。1951年生于江西进贤，现居于福建福州。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。先从军后从文，历任福州军区文化部干事、创作员，《当代文艺探索》常务副主编，《福建文学》副主编，福建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，曾任日本关西大学、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访问学者。著有评论集《特性与魅力》、《逃离惯性》，专著《侦探文学艺术寻访》、《永远的爱心·冰心》、《冰心与吴文藻》、《郭风评传》、《少女万岁——诗人蔡其矫》、《林语堂：生活要快乐》、《郑振铎：狂驴文献铸书魂》、《雪里萧红》等二十种，曾获福建优秀文艺作品奖、解放军文艺奖、全国第八届“五个一工程”奖，被日本创价大学授予荣誉博士。



目录

前言：

真诚自然 真情实感

——冰心的散文 王炳根

【第一辑】

一只小鸟/12

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/13

画——诗/14

笑/16

石像/18

宇宙的爱/19

山中杂感/20

图画/21

回忆/22

一朵白蔷薇/23

冰神/24

梦/25

除夕/27

往事(一)/30

到青龙桥去/51

往事(二)/57

绮色佳 Ithaca/88

南归/90

默庐试笔/120

【第二辑】

从重庆到箱根/125
莫斯科的丁香和北京的菊花/128
观舞记/132
像真理一样朴素的湖/135
樱花赞/138
一只木屐/144
归来以后/146
北京的声音/148
我们把春天吵醒了/150
献给北京——我的母亲/153
走进人民大会堂/156
仰望天安门/158
我喜欢福建厅/160
国庆节前北京郊外之夜/162
海恋/164

【第三辑】

悼郭老/168
老舍和孩子们/172
追念振铎/177
腊八粥/181
我和玫瑰花/183
灯光/185
我的父母之乡/187
绿的歌/190
悼念林巧稚大夫/192
他还在不停地写作/196
天南地北的花/200
霞/204
漫谈赏花和玩猫/205
说梦/208
悼丁玲/210
论婚姻与家庭/212
悼念梁实秋先生/214

追念许地山先生/216

我的一天/218

我请求/221

我感谢/224

无士则如何/226

春的消息/229

话说“相思”/231

海棠花下/234

养猫/237

我喜爱小动物/239

我喜欢下雪的天/242

故乡的风采/244

我梦中的小翠鸟/248

话说君子兰/249

周恩来总理——我所敬

仰的伟大的共产党员

/250

我的家在哪里/259

前 言

真诚自然 真情实感

——冰心的散文

王炳根

冰心以小说走上文坛，但她写得最多、成就最高、影响最大的却是散文。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，郁达夫便认为，冰心的散文成就比小说高。之后的几十年，她的散文创作更是引人注目，40 年代在重庆与日本、50 年代回到新生的祖国、60 年代国内考察与出国访问、80 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直到 90 年代的夕照晚晴时，都有精品散文存世，说她是散文大家，绝不为过。在冰心的儿童文学作品中，大多也都是散文。我做了一个统计，从 1919 年以“女学生谢婉莹”之名发表的《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》到 1997 年《冰心七十年文选·序》，期间七十八年，冰心共创作了散文 918 篇。平均计算一下，也就是说，在冰心漫长的创作生涯中，基本每月有一篇散文作品面世。

冰心钟情散文，自有她的理论。她认为：“散文的范围

包括得很宽，比如说通讯，特写，游记，杂文，小品文等等，我们中国是个散文成绩最辉煌、作者最众多的国家。”她给散文下定义，说“它不是诗词，不是小说，不是歌曲，不是戏剧，不是洋洋数万言的充满了数字的报告……”而“散文却可以写得铿锵得像诗，雄壮得像军歌，生动曲折得像小说，活泼尖利得像戏剧的对话。而且当作者‘神来’之顷，不但他笔下所挥写的形象会光华四射，作者自己的风格也跃然纸上了。”^①时隔三十年，冰心又说：“散文的内容很宽泛，通讯，记事，写人，状物的文章……都可以包括进去。”^②冰心在这里给散文文体的界定与对散文特点的表述，基本可以代表她的散文观，也是她的散文创作实践的总结。我在上述对冰心散文数量的统计中，便是根据这个观点。她的散文《笑》、《往事》、《山中杂记》是不是有了诗的韵律？《绿之歌》、《霞》是不是像一首歌曲？《寄小读者》、《南归》、《樱花赞》是不是有着小说的曲折与生动？以下的这个观点，则是在她散文创作谈中经常表述的：“散文是我最喜欢的文学形式，它短小自由，最能迅速而流畅地表达作者一时兴起的思想和情感。我自己不善于写长文章，而往往又有些随感，不吐不快，这时拿起笔来，把涌溢的情思，自由地挥洒倾泻在纸上，就往往写成一篇不拘于格律声韵的短小散文。这些散文可以写得痛快淋漓，也可以写得缠绵宛转，意到笔到，一挥而就。”^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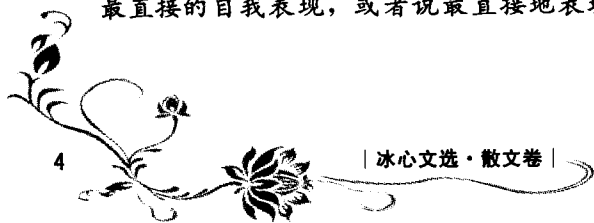
上个世纪20年代末与30年代初，也就是冰心初登文坛之时，她的散文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，那时，她的小说（《去国》、《超人》等）与小诗（《繁星》、《春水》等）

比散文的影响更大，论者与读者也都更关心。到了30年代中期，对冰心散文创作的评论与研究，推到了前台，其时有两个重量级的人物与两篇重要的文章隆重登台。一个是阿英，他在为《谢冰心小品》作序时，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观点：“冰心体”与它的影响。阿英将冰心的《除夕》、《十字架》、《笑》、《梦》、《到青龙桥去》、《往事》、《山中杂记》等散文所呈现出的文体特征，称之为“这种‘冰心体’的文章”，并且在扫描文坛现状后说，这种“冰心体”的文章，在读者中曾经过“极大的魔力”，断言：“青年读者，有不受鲁迅影响的，可是，不受冰心文字影响的，那是极少”。阿英的文章发表于1935年，次年，另一人，就是郁达夫，他在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散文二集·导言》中，用音乐般的语言赞美了冰心女士的散文：“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，文字的典雅，思想的纯洁，在中国女子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；记得雪莱的咏云雀的诗里，仿佛曾说过云雀是初生的欢喜的化身，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星辰，是同月光一样来把歌声散溢于宇宙之中的使者，是虹霓的彩滴要自愧不如的妙音的雨师，是……这一首千古的杰作，我现在记也记不清了，总而言之，把这一首诗全部拿来，以诗人赞美云雀的清词妙句，一字不易地用在冰心女士的散文批评之上，我想是最适当也没有的事情。”^④郁达夫将雪莱赞美云雀的清词妙句来赞美冰心的散文，这在同时代的作家之间，如果不是因为真心喜爱是不容易做到的。在这里，郁达夫没有使用“冰心体”的概念，但他分析了造成冰心散文风格的原因，南方福建秀丽的山水，美国东部新英格兰大地

的“佳山水”，还有家庭的温馨，病态中得到的爱等等，这一切都“助长了她的诗思，美化了她的文体”。尤其是在指出包括冰心在内中国一切历史上才女的散文特点时，使用了这样的语言：“意在言外，文必已出，哀而不伤，动中法度，是女士的生平，亦即是女士的文章之极致。”^⑤

阿英与郁达夫在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与研究中，是十分重要的作家与学者，他们的文章将冰心散文定在了很高的标杆上。同时，由于他们睿智的发现与精确且富有诗意的表达，使得他们的评论也成了经典，常被后人引用。从那以后，评论与研究冰心散文的文章多了起来，日益扩展与深入，涉及散文的方方面面，包括文体研究，白话文言化、中文西文化的语言研究，以童心、母爱、大自然为内容的“爱的哲学”的研究等等，而冰心的散文写作从未停止过，到了晚年，风格更趋辛辣与尖锐，这就使得与冰心散文创作同步进行的评论与研究都有其阶段性（或者说带有时代的局限）。直到冰心谢世，写作算是停止，但仍然有不少的散文作品、甚至是代表她的思想倾向与艺术观念的散文作品，却还散失在读者与学者的视野之外（《冰心全集》也没有收入），本“文选”之《冰心佚文卷》，绝大部分作品都属于散文，而有些却可能是冰心不同时期的另类文章。全面而准确地研究与评价冰心的散文，可能还有待时日。

显然，冰心的散文写作并不是为了给学者提供研究的范本，她的散文是与读者的心灵交流。一般说来，散文是最直接的自我表现，或者说最直接地表现了自我。散文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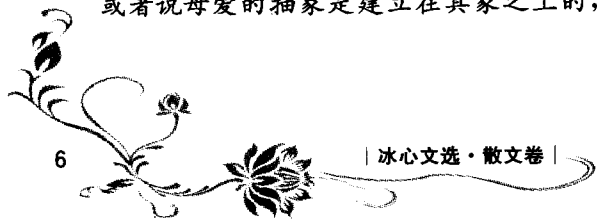


像诗、不像小说、不像戏剧，作者可以隐藏在作品的后面，散文必须以一个真我直面读者，散文必须将自己的思想倾向、人格精神与文学艺术的涵养真诚地袒露在读者的面前。真诚的散文才是好散文。散文还是不“做”的写作，是自然的产物，是春天里盛开的花朵，是秋天的落叶，是黎明时的霞光，是行云流水。自然，才有可能写出好散文。冰心的散文不可能篇篇都是精品，字字皆为珠玑，但纵观她七十余年写作的上千篇散文作品，大都体现了以上的两个特点。

《往事》（一）是冰心早期的散文，短章二十，所写均为童年生命中的“圆片”，是有关大海、母亲、黑夜与弟弟们的故事。从形式上看，作品的画面感很强：槐花坠落如雨，黑暗中“我”与“她”的对话；院中的莲花，一缸红的一缸白，荷叶在风雨中遮盖着挺立的红莲；夏夜乘凉，仰望天河，远处的海潮、海风、海舟……还有黄昏钟声里朦胧的梦等等。优美的画面，悠闲的往事，寄托着的是作者的精神向往、内心的惆怅与惶彷徨。五四运动，轰轰烈烈，冰心也以少女之躯立于潮中，但那潮水退去之后，被五四精神点燃过的青年人，该往哪里走去？对“往事”的描写，对家庭温情的描写，对母爱的描写，成了冰心当时的精神寄托，也许这是她完善自我之处，是她获得真理、服务社会的出发点。在《往事》第七章中写到雨中的红莲：“雨势并不减退，红莲却不摇动了。雨点不住的打着，只能在那勇敢慈怜的荷叶上面，聚了些流转无力的水珠。”继而感叹道：“我心中深深的受了感动——母亲呵！你是荷叶，我是

红莲。心中的雨点来了，除了你，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？”雨中的红莲，几乎是冰心当时的精神向往与社会理想。

人们都知道，冰心不想做暴风雨中的雄鹰，也不愿成为掀掉吃人宴席的狂人，她坚持着自己的精神理想，她希望以爱来救赎天下众生。《我+基督=?》，当她听了“西门+基督=彼得‘自己’+基督=?”的宗教演讲后，所想到的是“以西门的勇敢，渗在基督的爱里，便化合成了彼得，成了基督教的柱石。我要是渗在基督的爱里，又可得到怎样的效果呢？”她认为，在基督的光下，与在春天的阳光下玫瑰与蒲公英各具风骨一样，只要发挥各人的才能，便如花卉争妍斗艳般的，让世界变得美好。冰心的这种精神理想，自然是一种宗教式或者说有着明显的宗教色彩，但在她而言，不是从教义中得出的，也不是与生俱来的，更不是空泛的，而是在社会动荡中思考出的结果。沐浴过五四风雨的冰心，最终没有选择汇入斗争的激流，与这种宗教的精神理想有关，同时也与她自己主张的世俗的宗教“爱的哲学”有关。除了基督的救赎之外，能够调节社会矛盾与冲突的，冰心认为还有母爱、童贞与大自然。为此，她不希望自己长大，纵是长大了，也总是保持着童心，随时提醒自己不要脱离了孩子们的队伍，随时将自己融入到大自然之中，在她居于都市远离大自然之时，便在回忆中完成与大自然的亲近，这些便成了她的散文永远写不尽的精神主题。母爱在冰心的作品中，既是抽象的，也是具象的，或者说母爱的抽象是建立在具象之上的，所以，当一旦失



去了生活中的母亲的时候，那种撕心裂肺是常人无法理解的，这不仅是失去了生活中的母亲，更是失去了精神理想中的母爱，无论以个人生活论还是以社会改良的观念论，都觉得前途一样黑暗，“因着母亲之死，我始惊觉于人生之极短。生前如不把温柔尝尽，死后就无从追讨了。我对于生命的前途，并没有一点别的愿望，只愿我能在一切的爱中陶醉，沉没。这情爱之杯，我要满满的斟，满满的饮。人生何等的短促，何等的无定，何等的虚空呵！”“千言万语仍回到一句话来，人生本质是痛苦，痛苦之源，乃是爱情过重。但是我们仍不能不饮鸩止渴，仍从生痛苦之爱情中求慰安。何等的痴愚呵，何等的矛盾呵！”所以，《南归——贡献给母亲在天之灵》的写作，“只感到我是在描绘从我眼前掠过的，十分真切的人、物、情、景的一幅幅画面。我手里握着的不是笔，是士兵手里的枪，是舟子手中的桨，是伐木者手中的斧子。而从那支枪里发出的一万多颗火热的子弹，从那支桨下划起的一万多朵冰冷的浪花，从那斧子砍下的一万多根尖利的树枝，都朝着我的‘心’射来、溅来、刺来……使得我这一篇最长的散文，成了我不敢重读的从我血淋淋的心中流出来的充满了血泪的文字！”^⑥

在冰心散文作品的总量中，晚年的创作占了一半以上，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现象。80岁之后的冰心，几乎是足不出户，但她心怀天下，关心国家与民族的命运，关心教育和孩子。此时对她感情冲击最大的是她的朋友、她的亲人、她所敬爱的人相继去世；她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却并不富裕，而影响祖国和人民走向富裕的腐败、不重视教育、不

尊重知识和社会不公等等，随时刺激着她；到了只是近黄昏的年龄，回忆与梦境便成了生活的重要内容。这三大块，成了她晚年散文的基本题材。《我的家在哪里？》，作者描写了一个梦境，坐着人力车回到她的中剪子巷，住着父母和弟弟们的家，感叹道：“我这人真是‘一无所有’！从我身上是无‘权’可‘夺’，无‘官’可‘罢’，无‘级’可‘降’，无‘款’可‘罚’，地道的无顾无虑，无牵无挂，抽身便走的人，万万没有想到我还有一个我自己不知道的，牵不断，割不断的朝思暮想的‘家’！”以梦境反射出人抵晚境时的精神状态，一种灵魂深处的向往与眷恋，还是年轻时长叹短咏的家与母爱。《关于男人》中那一组文章，无论是写老伴吴文藻，还是写祖父、父亲、弟弟，是写师长还是写友朋，没有一篇不是和着泪水书写的。《论婚姻与家庭》、《霞》则道出了一个世纪老人对人生的透悟：“生命中不是只有快乐，也不是只有痛苦，快乐和痛苦是相生相成，互相衬托的。”“一个生命到了‘只是近黄昏’的时节，落霞也许会使人留恋，惆怅。但人类的生命是永不止息的。地球不停地绕着太阳自转。东方不亮西方亮，我窗前的晚霞，正向美国东岸的慰冰湖上走去……”

冰心在她的一个散文选本的自序中说，她的散文作品是在两种状态下催生的，一为“灵感”，一为“任务”。以灵感而出的文章，一般可达自然、真诚、感情真挚的境界。那么“任务”呢？政治斗争的需要、出访采风时的安排、出版社杂志社的稿约，都可称之为“任务”，应这些“任务”而作的文章，在冰心散文创作中还不在于少数，尤其是

五六十年代。作为应景之作，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可能存在，任何一位作家都可能遇上，冰心是如何在“任务”面前保持她的真诚与真实？《北京的声音》、《我们这里没有冬天》、《我们把春天吵醒了》、《走进人民大会堂》、《我喜欢福建厅》等，是一组歌颂新北京、新生活的文章，其中有可能便是“任务”之作，在任务的要求与感情的真实呈一致状态时，作品也便自然了。冰心自小生活在北京，当她从国内回到北京，新旧北京的对比，使她的感情受到极大的冲击，所以，这个时候的任务恰好寻找到了感情的支点，从而避免了成为一般的应景之作。《印度之行》、《观舞记》、《樱花赞》、《一只木屐》等，记录的是她的国外生活与出国访问的情景。这时，作者以选择的方式，在“任务”面前，呈现自己的对具体一事一物一人一景的真情实感，而对那些没有多少真实感受的东西，忽略不取。但在“任务”面前完全保持真诚与真实，高贵与尊严，那是很难的，尤其是上个世纪中国所经历过的“反右”与“文革”，知识分子的心灵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，冰心同样受到伤害。但经历过各种运动的冰心，以她“世事沧桑心事定，胸中海岳梦中飞”的襟怀，以一颗永不改变的爱心和对散文之道的坚守，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。

写于2007年五一长假之中，

时在冰心文学馆值班也